

吉川英治

剑圣宫本武藏

1 地之卷・水之卷



剑圣宫本武藏

1 地之卷·水之卷

〔日〕吉川英治 著 王维幸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序

连初稿付梓都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若是从执笔之日算起，已有近二十载时光。

每次此书再版发行，我总不免陷入茫茫回忆。事实上，其间的世事也已是几度沧桑。

有人如是对我说：“你的《剑圣宫本武藏》已经成为古典了。”我总是报以苦笑，或许的确如此吧。倘若真是如此，实是出乎我的意料。

身为作家二十余载，至今我仍感不如意之处颇多，尤其是自己未熟的心性。不过，这部作品确是我以所有真诚与热忱所作。至于之后如何看待它，我只能将其交与时间的流逝、时评的是是非非，还有读者的需求了。

吉川英治

昭和二十八年（一九五三）晚秋

再序——自《旧序抄》

可以说，宫本武藏的一生充满了烦恼与争斗。虽然时代已经沧桑巨变，可前述两点仍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苦恼。只是，武藏所处的时代是更加赤裸裸的争斗社会。因而，他当然也只能凭借本能，历经烦恼、挣扎和哭泣，把这些人类宿命全都融入一柄有形的剑，从修罗道中寻求救赎之“道”，在生命中谱写光辉记录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。

如果说解决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欲问题是文学的一大主题，那么，探究堪称人类宿命的争斗本能的本质也是文学的重大课题。

本书的主人公武藏无疑是一个与本能之苦斗争之人。充满无限宿命之苦的宇宙是他的家，相比之下，他的剑却比一根针还渺小。而这剑却正是他内心的具体体现，正是他所追求的“斗争即菩提，斗争即是道”的天地之道。

我害怕影响，担心影响。我虽不是道学先生，可每念及此，便不由得惶恐不安。

微不足道的一部小说，有时也会左右读者的一生。

我更关注的，并非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否具有文学性，而是其对读者的影响如何。这可以说是我的文学态度。

起初主要是基于兴趣而写，而我也绝没有清高到如此地步，可对于此书，我却尤感不安。

多年来，因为这部作品，读者对我百般垂爱，而每每面对这些，我就不由得心生惶恐。

举一个例子。京都有一位已故的专擅樱花的画家K•U，因无法忍受生活之苦，决定携全家自杀以求解脱，可就在决定自杀的当日，无意间读到了当日刊登在晚报上的武藏登朝熊山的一章，深受感染，遂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这件事是他后来经由《朝日新闻》T学艺部长介绍造访我时讲起的。还有，据说游泳选手古桥、将棋八段升田也从此书中获得启发，得以提高技艺。每当此时，我虽倍感鼓舞，可仍不由得感到痛苦的自责。

刚才说到的影响，除了指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之外，也指读者对作家的影响。或许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读者的影响吧。

将书桌置于大众中间，与大众的精神生活共生的文学创作，或许登不上大雅之堂。而一旦庸俗化，则恐怕会沦为更为可怕的宿命文学。

宫本武藏身上容易引起争议，也是偶尔会造成书评时误解的一点，便是人类和封建诸相被象征为剑。但我相信，在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下已拥有现代世界观和社会观的读者们，一定不会再把剑之精神理解为痛苦和艰辛了。读者想娱乐便娱乐，该幻想就幻想，完全可以比对现实来自品味读书的乐趣。

当然，武藏的剑既不是杀戮之剑，也不是人生诅咒。它是守护之剑，是爱之剑，也是在自己和所有人的生命之上立下严厉的道德指针，解脱人类宿命的哲人之道。

作为画家的武藏也有文雅的一面，只是由于其绘画生涯主要表现在晚年，所以小说中只涉及他画武藏野屏风、雕刻观音像等一些文化知性萌芽期的内容。

至于他的恋爱生活等，也只是他个人的方式，无意强迫或教唆读

者接受，不过也可以成为对比现代恋爱观的一面镜子。至于如何调整焦点，那便是读者个人的自由了。

即使通过现代和过去的两面镜来看待武藏，想必每个人也都会明白，他的剑已不再是单纯的凶器了。

昭和二十四年（一九四九）二月于吉野村

旧序

宫本武藏是我一直想写的人物之一。于是，刊登在《朝日新闻》上一天一天的构思，最终便构成了这次书的出版。

“宫本武藏”是大众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名字。只是，大家了解的宫本武藏多是通过古典戏曲或旧时代读本，自然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和虚幻认识，至于武藏的真正心境，更是无法从这些文艺作品中获得一鳞半爪。

近年来，人们对宫本武藏的一生也开始认真思考起来，比如“由剑而生的人生悟道”、“苦斗之后得以完善人格”等，甚至演变成一股“武藏研究”热，更有美术史学家们对其绘画进行研究等。而我的这部书却原本只是单纯的小说，并非学术研究。

虽说如此，我也不想只是写一部纯虚构的作品，而重新再写也毫无意义。既然要写，就要纠正一下从前被过度误解的武藏观，尽可能接近真相，再现一个可影响现代普遍观念的武藏。同时也希望能唤醒敏感、浮躁、柔弱的现代人，找回祖先所拥有的强韧的精神面貌、梦想和真挚的人生追求。社会在飞速进步，甚至有一种过度前倾的习性，因此，作为对此进行的反省，这部作品也是有意义的，这也是我对其抱有的期望之一。

但我并没有把握能够达到何种程度。然而，在报纸连载的过程中，不断鞭策我的读者的热情和支持让我意外，并深感其影响之大，甚至让我有些惶恐了。只是写了一部报纸连载小说，便引起如此多素不相识的人的激励和感怀，我还从未有过这种待遇。

特别一提的是，执笔过程中，大量未曾谋面的热心人不断给我寄来有关武藏的乡土史料和记录等，弥补了我匮乏的知识，深表谢意。

昭和十一年（一九三六）四月于草思堂

目
录

地之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|
| 3 | 铃 |
| 12 | 毒菇 |
| 22 | 遗落的梳子 |
| 31 | 花佛堂 |
| 42 | 野人 |
| 50 | 荆棘 |
| 58 | 孙子 |
| 70 | 摄人的笛音 |
| 85 | 千年杉 |
| 99 | 树石问答 |
| 107 | 三日月茶屋 |
| 115 | 弱武藏 |
| 121 | 光明藏 |
| 129 | 花田桥 |

水之卷

- 137 吉冈染
145 向阳·背阴
159 优昙花
170 坂
179 河童
194 春风便
200 遇而不见
212 茶泡饭
224 奈良之宿
237 般若野
254 此一国
262 芍药使者
277 四高徒
284 蒲团
292 太郎
301 心火
306 莺
319 女人的道路

地之卷

铃

一

究竟会如何呢？这天地间的沧桑巨变。

区区人力之行，充其量不过秋风中飘零的一片树叶而已。宫本武藏如是想。

尸体成山，他自己也像一具尸体一样横躺其间，心灰意冷。

现在，只怕想动也动弹不了。

事实上，他的体力已经耗尽，根本无法动弹。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，可身体里无疑已射入了两三粒火枪弹丸。

昨夜，准确地说是庆长五年（一六〇〇）九月十四日半夜至黎明时分，暴雨夹杂着泥沙倾泻在这关原一带，直至今日过午，低旋的乌云仍没有散开的迹象。徘徊于伊吹山梁和美浓山脉的乌云不时落下阵阵骤雨，冲刷着四面八方的激战痕迹。

雨点滴滴答答地溅落在武藏脸上和旁边的尸体上。武藏像鲤鱼一样张开嘴，拼命吮吸从鼻梁上滚落下来的雨水。

这恐怕是临死前的最后一口水了。麻木的脑子里隐约只有这么点念头。

这一仗的失败者注定是自己一方。金吾中纳言秀秋与敌人内应，临阵倒戈。从他与东军一起杀向原来的友军石田三成、浮田、岛津和

小西阵营的那一刻起，西军的全线溃败就已经注定。不到半日，天下之主已定。同时从这战场上，数十万同胞的命运也于无形中决定了子子孙孙的宿命。

我何尝不是如此？武藏想。眼前忽然浮现出孤身一人留守在故乡的姐姐以及村中老人的身影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竟没有感到丝毫悲伤，甚至怀疑死亡不过如此。

可就在这时，在十步之外同伴的尸体中，一具“尸体”忽然抬起头来，喊了一声：“阿武！”

听到喊声，武藏似乎才从假死中醒过来，望了望四周。原来是本位田又八。又八只扛着一杆枪就跟他从同一个村子跑出来，投奔了同一主公，两人都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，是一起来到这战场的好友。是年，又八十七岁，武藏也是十七岁。

“哦，阿又。”武藏应了一声。

雨中传来一声回应：“阿武，你还活着啊？”

武藏使出浑身力气怒骂道：“当然还活着！我怎么会死呢？你也不能死！我们绝不能就这么白白死掉。”

“我怎么会死呢？”不久，又八拼命朝武藏爬过来，一把抓住武藏的手，忽然说道，“咱们逃吧。”

武藏却猛地甩开他的手，斥责道：“找死啊！现在还很危险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二人头枕的大地已经如铁釜般鸣动起来。人喊马嘶，黑压压的一片人马横扫关原中央，杀了过来。

一看到举旗的武士，又八顿时慌乱不已。“啊，是福岛的人！”

武藏一把抓住他的脚踝，将他拽倒在地。“混账！找死啊？”

眨眼间，无数沾满泥巴的马匹像快速运转的织布机一样，驮着敌方挥舞长枪和太刀的甲冑武士，从二人头顶呼啸而过。又八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武藏则睁大眼睛盯着不断飞跃而过的马腹。

二

自前天以来的倾盆大雨似乎成了秋天的最后一场暴雨，现在已是九月十七日夜，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，只有一轮明月在睨视人间，令人心生恐惧。

“能走吗？”武藏一面让又八搂住自己的脖子，架着他前进，一面为自己耳畔不断传来的喘息声揪心。

“你没事吧？挺住！”武藏屡次确认。

“没事！”尽管又八倔强地回答，面色却比月光还苍白。

在伊吹山谷的湿地里潜伏了整整两天两晚，又乱吃了些生栗子和青草之类，武藏肚子不适，又八则开始拉肚子。当然，胜利的德川家康一方必定不会罢手，一定正在追捕败走关原的石田、浮田、小西残部。若想在这月夜里爬向村落，说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。

“让敌人抓住也无所谓。”又八痛苦难耐，不断地哭诉。武藏却绝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，于是架起他朝垂井驿站方向走去。

又八一手拄着枪，勉强挪动脚步。“阿武，抱歉，对不起。”他几度在好友肩上歉疚地说。

“你在说什么啊？”武藏停顿了一会儿，继续说道，“我才最该道歉呢。最初听到浮田中纳言大人和石田三成大人起兵，可把我乐坏了。我一直以为我祖上效忠的新免伊贺守大人是浮田家的家臣，凭借这层关系，就算身为乡士的儿子，只要拖着枪前去投奔，就一定能和先人们一样以武士身份加入战斗。我当时想，我一定要在这次战斗中取一颗大将的首级，立个大功，好让老家那些把我当作村里祸害的家伙看看，也要让死去的父亲在地下好好看看。这是我的梦想。”

“我也是……我也是。”又八点点头。

“于是我就把你这个好朋友也拉上了，劝你去投奔，可你母亲却骂我是浑蛋，与你订婚的七宝寺的阿通姑娘和我姐姐也都劝我要安守本分，说什么乡士的儿子就是乡士的儿子，哭闹着不让咱们去……这也难怪她们，谁让你和我都是独子，都是要继承家业的人呢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跟女人和老人瞎商量这些没用，于是咱们就私自跑了出来。起初还好，可到了新免家的阵营一看才明白，就算是从前的老主人，也根本不给咱们武士的名分。咱们只好死皮赖脸地恳求说哪怕当个足轻也要上战场，可一上战场，不是让咱们去当探子，就是逼着咱们去修路，几时让咱们摸过枪？几乎天天拿着镰刀割草，别说是取大将首级了，就连砍个一般武士脑袋的机会都没有，最后还沦落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如果再让你白白死去，我怎么跟你的母亲和阿通姑娘交代？”

“别说了，又没有人埋怨阿武你。仗打败了，命该如此，一切都乱透了。如果非要找个人来背黑锅不可，那就是叛变的金吾中纳言秀秋，那家伙实在可恨。”

三

不久，二人来到旷野一角。目之所及，全是臣服在瑟瑟秋风下的茫茫茅草，看不见灯光，也没有人家。刚才分明不是奔着这里来的，可是……

“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”

二人再次纳闷地望着天地。

“是不是光顾着说话，结果走错路了？”武藏咕哝着。

“那不是杭濑川吗？”贴在他肩上的又八说道。